

申

報

(12)

光緒元年(乙亥) 二月
光緒元年(乙亥) 三月
光緒元年(乙亥) 四月

申報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八月初一日

本館近又撰得吳門畫坊錄及續錄後搜購一書其中寫名士之風流定美人之月旦以及言情紀勝之續錄舊種人之作洵足為青衫粉黛紅粉寫生與前所印之秦淮畫船錄固異曲同工而互為補充者也茲於花晨月夕之時展誦一過則金圖虎草早在目前而景象之承平閭閻之樂易亦宛然身親見之矣現已校齊精到裝訂完備于禮拜二即本月二十五日可以出書矣對此書訂為四冊每冊收回帶留洋銀二角五分如書畢仕商有欲賜顧者或自來本館或即向賣申報之人買取均可若外埠則悉歸郵費之入經手與之購閱可也

本館告白

牛豆引症說下

賞銀屢次論及滬上引種之家往往不肯任人取漿之患此乃滬地風俗浮華而內實樸似未盡善所致據郡則較為機實程春勝一籌容贅述之凡滬局有所採擇查局經費由善舉生息項下每年採擇洋錢二百元程請天台趙君函專設局于府署土地祠於丙寅至今已載矣雖不肯任人取漿者亦間有之而甚願傳業與他人者實夥可謂取之不竭也何則良由章程之美也凡花童隨地聚者如傳八局中給果金六十文而一花童有痘。數額因以得六七孩十餘後不尋即可得果金二四百六七百之多以是幾有爭相願買之象故趙君反得于廣中選其漿足而純美者取之矣此舉取漿較易情形與外省各異所有經費二百元除各花童果金以及局用盤纏備工而外悉歸趙君發脩補每年約正二月到局四五兩月開方去近來鄞邑已有千數百號之多至於外省所用之漿來自外洋此則又與趙君不同也趙君起始未嘗不購辦外國今則不然矣每逢春到至實時調花童之父母願隨行者給此白金沿途種種至滬後先種子有嬰堂嗣于堂中選漿傳于局由局再選漿始傳于延齡之家却非重富輕貧因其已多金矣與金與銀金並道無遺此舉多年所種也夏李去時仍雇一花童而去按方而行由夏而秋而冬至春又至家矣周而復始無遺也道光八年伊子患天花遂乘醫種牛豆立心壽世濟人行之三十餘年引種何廿萬人從無一失而趙君精益求精嘗以邱浩川光緒曾受而法每後種二顆或三顆見人增至五顆仍豆五顆仍外購種小之乃思天花之二類有偏種無完膚者蓋由先天伏毒盛衰故症有輕重若此簡法種之於毒盛之輩未免無濟于事且觀西人之畏天花尤甚于華人與其泥于西國成法種種子五七年後莫若一次多種于今時以免日久因循之誤故加外購先四穴計種六管四共二十顆正與金陵查吉人先生逐州聯合此不期然而也余昔膺海上時與黃春甫先生頗有交誼但春甫在局悉依西法佈種未曾變通耳倘再酌量加多尤妙趙君昔有增種牛痘三黃一醫敘事詳明精密紹台道顧子山方伯為之序曰余之子孫共二十餘人自幼皆種牛痘迄今四十餘年從未重出之患此尤成效之著於親歷者然牛痘之法行而習神速之醫者無所施其技於是百病莫敢謂種牛痘者必重出患民無知為其所惑云云可見胸有成竹者言行自當高人一等趙君今年壽高七十精神矍鑠鶴髮童顏去秋八月生一子余方謂其子前因種於天花趙君能刻意講求誠心保赤三十餘年如一日此豈非因種牛痘而得乎天之報施善人俾之以壽使之有嗣不亦厚乎較之富與貴何止霄壤耶吾願世之庸於醫者故習牛痘既能獲福且牛豆一科其人甚少并可獲利又願世之為父母者篤信牛痘切勿輕聽浮言因循自誤以致後悔如來當山也且近因術術衛貼乘春種痘字條敢不敢以不文而賦默不言豈引有其地有其人之事而印證之而妄為是說

罰款充作善舉 ○去年搶劫案之傳寫中人本定拘三個月其押在署至前所給之洋業已繳清計罰銀壹拾及格發善院
 外共存洋銀三百六十六元九角八分 陳公舉 達開領事商酌分作二股派給以充善業仁濟同人體仁三醫館每館各
 給洋銀一百念二元九角八分又派泉泉所繳出之四十元由 陳公翰明作蓋搭公堂茶煙之費以便此案了結祇因有紅口碎據
 頭稟稱此兩人情實可惡斷不能拘押三個月便可了事似須拘一年或二年方足以警其將來 陳公曰傳某向在捕房充當包探計
 已九年頗能謹慎此次雖自不小心似可將功贖罪况彼所得受之洋均已繳出何得施以重罰於是商之再三議定管押四個月為限
 俟到三月二十七日期滿開釋云

失票案當堂判結 ○前報遺失安滋庄票一事公堂於禮拜六即二十九日由見証人公立洋行及同人和茶樓公同到案
 陳公即將麥加利洋行保單當堂立行參加利行及會審之 達開領事均各簽字 陳司馬亦當堂蓋印給付安滋庄友收為憑
 即由該庄付出現銀四十元當堂交洋找厘合成元九元銀二千四百兩交麥加利收去以作爲案
賭客抗捕 ○二十九日日本埠一洞天地方開設字背賭扇形熱鬧所以本園地保謝某立即到彼令即停止不准再賭云云
 詎知該賭客抗不無法反欲將謝某扭至泥城衙去事聞於新衙門內各差役路過集十餘人同往從拿獲到為首之大阿狗小阿狗兩
 人解案 陳公升堂詰問均各叩乞施恩隨判各責百板斥禪經此番懲創後好賭者定能斂跡也
乘醉搶衣 ○前廿九日有潮州人曹某控楊姓於法會番衙門樓曹票前向在小東門廣東雜貨店學徒忽於前日楊同一素
 不相識之友來店畧談之下其友即從櫃內搶去布馬褂一件當即叫喊樓上兩夥聞知亦皆下樓攔追而無如楊與其友已遠騰去矣
 隨即鳴鑼查拿楊姓押于捕房蓋以馬褂雖非玉楊姓搶去然其友實係楊姓相繼而來故特將楊姓帶回來究其友亦即獲楊姓手
 杭線綿馬褂及布馬褂各一件上堂供稱係福建人當時未將線綿馬褂掛掛典當質賣因因友飲酒過醉遂誤將曹之馬褂取去買非故
 意搶奪也 張公斷將布馬褂給楊領去惟見楊之形狀似與水手相仿其有線綿馬褂亦不合體免其中另有別情斷將楊暫押放
 候包探查明來歷再釋放云

盜匠求讓房租 ○法租界內之蘆葉聯名繕寫呈請於法會審野其票詞之大畧謂現因 國制各店選認暫停惟手藝爲業
 者皆係貧苦之人全賴日做日吃房租一節向有成例相讓之舉爲此環求務須轉商於各房主懇例讓租等語 張公謂房主皆係洋
 商居多若論讓租恐難准行該案又稟求曹爲拖欠容後補償云云 張公亦不准行惟驗可暫行搬出俟滿百日後再行歸屋復原云
 時症流行 ○連日溫城水北忽有患症病者已有數人頃刻間即能殞命毫無解救之法按其病狀似與患痧症者勢歸本
 館前列瀋波蘇州等處均有此疾豈將傳染于甲地耶

春暖 ○本埠於前昨而日內氣候殊暖而暖以故居人俱卸重裘而換棉服矣按二十九日雨風徐來日色泉出郭四望但
 望四野如銀第即時消融無復浪濱俗所謂春寒不過夜果然
春暖 ○本埠於前昨而日內氣候殊暖而暖以故居人俱卸重裘而換棉服矣按二十九日雨風徐來日色泉出郭四望但
 見綠柳葱翠風景清佳遊目賞心頗有雅興昨朝雖未露日光而隨即知雨澤濛濛時作時歇至午刻前後則密雲密布四野天低往來行
 人須用雨具矣然天氣之溫和則仍仍與前日彷彿因想天津一帶雖距此尚有數千里然或得水清澤腹火船運抵口門亦未可知也
 無上專爲無狀其居心極可知已近今來出家僧道其能實心修行不混塵濁者有幾其所謂沙門者本不若素類堂中之高挂而爲
 和尙會酒鈔集註 ○嘗聞修行得道者謂無上金經散鍾者謂和撞遊方走街者謂和淫酒肉不檢者謂無狀夫和尙之能與不爲
 魚肉以作潤腸計其心亦良苦已然戒屠屬額名思義而酒館中環繞大嚼則其不知愛己愛己者其能與不爲
 亦甚無謂釋中所云選事此甚當蓋不奪其食物而壓以會鈔將其之心不過再喫白食之伎倆耳曹阿瞞設宴之儀左剝到龍肝以
 伯酒釣鱸魚以佐餐和尙此時亦有類于此乎昔漢之任靈隱也不博物而食葷腥不戒己能化其葷腥今此和尙尚其能與不否乎
 僧徒其武勇以爲手段高強有權勸抑如此僧非少林之派耳或雖其鋒毒龍被降不將如謬所謂偷賊不若天下一把木牛張
 差之偏袒足以少懲此僧無狀而薄其感之無地不知其亦一思細小酒鈔有待別明解附好口實飽愧乎吁下老輩之輩惟
 聊濟中一則頗爲目之無禮下此言一時自大者也况夫家食取人亦必有道使僅作威作福腹餉小人以飽一人之欲以過一己之私
 魚肉愚庸凌虐弱矣哉貪官污吏自便私罔不爲有人之謂其後哉

春暖 ○本埠於前昨而日內氣候殊暖而暖以故居人俱卸重裘而換棉服矣按二十九日雨風徐來日色泉出郭四望但
 見綠柳葱翠風景清佳遊目賞心頗有雅興昨朝雖未露日光而隨即知雨澤濛濛時作時歇至午刻前後則密雲密布四野天低往來行
 人須用雨具矣然天氣之溫和則仍仍與前日彷彿因想天津一帶雖距此尚有數千里然或得水清澤腹火船運抵口門亦未可知也
 無上專爲無狀其居心極可知已近今來出家僧道其能實心修行不混塵濁者有幾其所謂沙門者本不若素類堂中之高挂而爲
 和尙會酒鈔集註 ○嘗聞修行得道者謂無上金經散鍾者謂和撞遊方走街者謂和淫酒肉不檢者謂無狀夫和尙之能與不爲
 魚肉以作潤腸計其心亦良苦已然戒屠屬額名思義而酒館中環繞大嚼則其不知愛己愛己者其能與不爲
 亦甚無謂釋中所云選事此甚當蓋不奪其食物而壓以會鈔將其之心不過再喫白食之伎倆耳曹阿瞞設宴之儀左剝到龍肝以
 伯酒釣鱸魚以佐餐和尙此時亦有類于此乎昔漢之任靈隱也不博物而食葷腥不戒己能化其葷腥今此和尙尚其能與不否乎
 僧徒其武勇以爲手段高強有權勸抑如此僧非少林之派耳或雖其鋒毒龍被降不將如謬所謂偷賊不若天下一把木牛張
 差之偏袒足以少懲此僧無狀而薄其感之無地不知其亦一思細小酒鈔有待別明解附好口實飽愧乎吁下老輩之輩惟
 聊濟中一則頗爲目之無禮下此言一時自大者也况夫家食取人亦必有道使僅作威作福腹餉小人以飽一人之欲以過一己之私
 魚肉愚庸凌虐弱矣哉貪官污吏自便私罔不爲有人之謂其後哉

春暖 ○本埠於前昨而日內氣候殊暖而暖以故居人俱卸重裘而換棉服矣按二十九日雨風徐來日色泉出郭四望但
 見綠柳葱翠風景清佳遊目賞心頗有雅興昨朝雖未露日光而隨即知雨澤濛濛時作時歇至午刻前後則密雲密布四野天低往來行
 人須用雨具矣然天氣之溫和則仍仍與前日彷彿因想天津一帶雖距此尚有數千里然或得水清澤腹火船運抵口門亦未可知也
 無上專爲無狀其居心極可知已近今來出家僧道其能實心修行不混塵濁者有幾其所謂沙門者本不若素類堂中之高挂而爲
 和尙會酒鈔集註 ○嘗聞修行得道者謂無上金經散鍾者謂和撞遊方走街者謂和淫酒肉不檢者謂無狀夫和尙之能與不爲
 魚肉以作潤腸計其心亦良苦已然戒屠屬額名思義而酒館中環繞大嚼則其不知愛己愛己者其能與不爲
 亦甚無謂釋中所云選事此甚當蓋不奪其食物而壓以會鈔將其之心不過再喫白食之伎倆耳曹阿瞞設宴之儀左剝到龍肝以
 伯酒釣鱸魚以佐餐和尙此時亦有類于此乎昔漢之任靈隱也不博物而食葷腥不戒己能化其葷腥今此和尙尚其能與不否乎
 僧徒其武勇以爲手段高強有權勸抑如此僧非少林之派耳或雖其鋒毒龍被降不將如謬所謂偷賊不若天下一把木牛張
 差之偏袒足以少懲此僧無狀而薄其感之無地不知其亦一思細小酒鈔有待別明解附好口實飽愧乎吁下老輩之輩惟
 聊濟中一則頗爲目之無禮下此言一時自大者也况夫家食取人亦必有道使僅作威作福腹餉小人以飽一人之欲以過一己之私
 魚肉愚庸凌虐弱矣哉貪官污吏自便私罔不爲有人之謂其後哉

春暖 ○本埠於前昨而日內氣候殊暖而暖以故居人俱卸重裘而換棉服矣按二十九日雨風徐來日色泉出郭四望但
 見綠柳葱翠風景清佳遊目賞心頗有雅興昨朝雖未露日光而隨即知雨澤濛濛時作時歇至午刻前後則密雲密布四野天低往來行
 人須用雨具矣然天氣之溫和則仍仍與前日彷彿因想天津一帶雖距此尚有數千里然或得水清澤腹火船運抵口門亦未可知也
 無上專爲無狀其居心極可知已近今來出家僧道其能實心修行不混塵濁者有幾其所謂沙門者本不若素類堂中之高挂而爲
 和尙會酒鈔集註 ○嘗聞修行得道者謂無上金經散鍾者謂和撞遊方走街者謂和淫酒肉不檢者謂無狀夫和尙之能與不爲
 魚肉以作潤腸計其心亦良苦已然戒屠屬額名思義而酒館中環繞大嚼則其不知愛己愛己者其能與不爲
 亦甚無謂釋中所云選事此甚當蓋不奪其食物而壓以會鈔將其之心不過再喫白食之伎倆耳曹阿瞞設宴之儀左剝到龍肝以
 伯酒釣鱸魚以佐餐和尙此時亦有類于此乎昔漢之任靈隱也不博物而食葷腥不戒己能化其葷腥今此和尙尚其能與不否乎
 僧徒其武勇以爲手段高強有權勸抑如此僧非少林之派耳或雖其鋒毒龍被降不將如謬所謂偷賊不若天下一把木牛張
 差之偏袒足以少懲此僧無狀而薄其感之無地不知其亦一思細小酒鈔有待別明解附好口實飽愧乎吁下老輩之輩惟
 聊濟中一則頗爲目之無禮下此言一時自大者也况夫家食取人亦必有道使僅作威作福腹餉小人以飽一人之欲以過一己之私
 魚肉愚庸凌虐弱矣哉貪官污吏自便私罔不爲有人之謂其後哉

洗心子草

潘天印

浦泉之賭自 顧邑尊嚴辦以來稍見斂戢惟鄉下小鎮間有門牌擲散及竹牌等事耳其搖寶等事亦頗稀少而不謂聚賭愈嚴而賭技愈神矣去冬顧浦有一羅街引賭之人用一大骨骰六面只有三四兩色用一物盤藏之計有一鄉人至見有一人在旁用錢與賭但見其贏不見其敗鄉人觀之問其入曰此何名也其人曰此名潘天印識其訣我自樂其樂而利其利何不一賭鄉人答以無錢其人即允借以錢代為押賭贏得一兩餘錢既而大輸幾至千文其人曰事難預料爾之孤注已輸輸矣須此賭者潘天印黃鶴而車擺賭者因向鄉人索債兩相爭鬧遂至割衣動手鄉人知難理論乃向說曰此賭某有一親筒隨去借筒予爾必能賭者乃即與之親去家立擺賭者於外自乃入室告諸其親某曰子試坐為爾了之可也出外謂曰子用何物為賭其曰潘天印也曰印何物須取示余乃付汝腐項其人難之親某曰不示余一觀勿思余錢急去取來今日至則今日付錢明日付錢也擺賭者因託謝取散毅然而去杳不復至矣吁賭計白而復敗申賭者在其間庸庸之輩誰不為所籠絡則入市者尚其識之

違示被責

金陵自初七日後 京報後凡屬軍民靡不欽遵 國制無敢稍越禮者迨有某姓新歸於歲內完姻昨督新歸歸齊行省親謂同門是也夫婦是日各穿吉服乘輿偕往姑家路經寄望街與巡查官相遇官見其身穿吉服怒其不遵國制飭令巡勇將其新婦拖翻在地從重責罰某再四叩頭求官寬宥官乃從寬折責二十小板時幸媒媾在側暗囑巡丁從輕責罰是以其雖受責重未及開肉綻鮮血淋漓然所穿天官套下屬夾誠不免有無禮之歎矣

婚嫁收期

國制之信循至金陵民間欲婚嫁者凡在百日之內靡不按期轉但除臘月二十一日之外歲內別無吉日故合城婚嫁之家均改於二十一日迎娶但是日之廚司茶担以及鼓樂手與一切轎夫夫役均各十分忙促而出租賃彩輿者尤覺應接不暇甚有無可應承請以小轎代用者其生意之盛已可概見矣自此以後又需百日清開其在制暗囑巡丁從輕責罰步履不知若輩小經營當此歲暮之際忽因 國制而生意頓增俾得獲利度歲以視爆竹舖裱髮匠與紅黃紙錢警署馬車等事皆因 國制而生意全無以致無貨度歲者其相形之下不又有幸與不幸者哉

奇症獲治

客有自濱海地方來者談及其鄉邑近有一人久抱瘋疾垂危且夕忽遇一丐登門自請醫救竟得靈驗復生其事頗足誌異蓋其人家居小康素行積善但癩年癩積遺毒囊囊一宜想憤憤於胸懷沉鬱漸成痼疾疾久而纏亦因見效惟奄奄一息命在須臾雖有扁鵲前來和緩繼至恐亦難奏其技者矣乃舉來一丐執杖而前俯門乞食關者以其家方多事不遑應報遂叱之去乞者曰子何忽遽之甚也主人將死無暇佈施乞者因問何病病不延一醫治之關者曰某名醫也某時醫也嘗謂鄉中乞者曰若然為不請天醫治之關者曰安在曰盍往觀乎曰子非醫安知病曰子不知所由病乃及知所由病正在喉嚨間內有聲響問何人關者具以告家眾咸在驚恐之時聞是言急延請入視乞者乃編步以進進視久之問曰食藥何時家眾答曰不食三日矣乞者曰宜其遍體皆寒祇談口問生氣也但喉中畜蟻蟻有動物動症至此危險已極極延吾師為診治待二十日可乎眾皆愕曰且且不得追待二十日乞者曰此亦無難乃探取飯袋中得一丸令入病者口曰守此誠不進飲食而當無他患待至二十日必當有人以輿來迎趨而出道之亦不及然病者果惟熱熱腫不脫死居期有一僮持鉢叩門詢遠誠以應乞者之請醫者轉延入僧復向主人言蟻蟻蟻蟻隨於鉢中拈一大丸用鉢穿之徐徐納入病者口引手摩摩其胸口中復喃喃作咒語不移時而病者之口漸動嚙入持鉢而來與之齧齧聞然一物體躍出僧乃盡力撲地視之則靈蟻一蛇也蟻出而病者亦起恍如死而復生再以此丸灌以清其水以凝其神少頃以藥點其蛇蛇即化為水天色玄黃暴即且故僧曰此由怨毒纏結于中不為消解積火而沉陷不堪其結氣凝滯為蛇蟻成而人將死人死而蛇蟻轉生生滅滅殆將以蛇蟻管看也今特為主人解冤兼為醫者解厄矣一時家人驚喜至環相慰慰并請和齋出處願悉圖以圖報稱僧不之告亦不之願舉舉連愈保說而亦入於居居以為僧及巧始仙佛之流特攝世為行善之舉也寧所道即是願余以為作善降祥理固宜爾若謂僧與丐即仙佛之流斯言轉未免鑿空自來思有症而為醫治愈者不勝屈屈為舉善者名光來耶惟謂靈愈快結而為蛇蟻無稽而亦即仙佛之流甚矣善之於人甚矣矣時又有一友告曰向聞仙佛之流攝世為行善之舉也寧所道即是識時或家於濱海場境與人怕病病多奇異李堡有徐某者常與之談則規規不傳意日不覺否則子然行成與之飲食自愛惟飲酒爾終日盡千百杯亦不見其一醉今之僧丐殆即釋光佛之徒歟

吮墨洗桐案迄

吮墨洗桐案迄

飲酒爾終日盡千百杯亦不見其一醉今之僧丐殆即釋光佛之徒歟

飲酒爾終日盡千百杯亦不見其一醉今之僧丐殆即釋光佛之徒歟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七日

官內抄一遺○禮親王奏 著陸谷萬年吉地工程重大請 飭醇親王隨時前往妥為照料夾片○又 奏遵 旨會同禮

親王奏陳散銷親王銀律並請另加 恩典摺子○何晉喬 奏請將王汛迭出險工仰賴 神靈顯佑化險為平請加封號夾片○湖

督李 奏為苗疆副將員缺緊要仍請原奏員補用摺子○正月十七日○治貝勒請假十日○蒙恩准其奏五日○太傅等奏奉 旨此殿職崇

行禮○召見軍機 醇王○ 上諭 著陸谷萬年吉地工程著派副都統景瑞會同散銷辦理欽此○禮親王等片 再陳親王等片 旨已錄○口頌

○召見軍機 醇王○ 上諭 著陸谷萬年吉地工程著派副都統景瑞會同散銷辦理欽此○禮親王等片 再陳親王等片 旨已錄○口頌

辦 著此谷萬年吉地工程查此工程重大擬請 聖鑒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朔七日欽奉 慈安慈禧康慶皇太后 慈福端佑康頤

禮親王臣世鐸等跪 奏為遵 旨會同禮仲 聖鑒事臣等伏思醇親王公忠體國懋著賢勞鑒因 大行皇帝 駕取上賓 嗣皇帝入承大統

皇太后懿旨本日據醇親王奕譞奏稱病後餘緒請出於全一摺覽其所奏情詞懇懇出於至誠應如何酌量準情與至富之處著

王公大學士大部九卿悉心妥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思醇親王公忠體國懋著賢勞鑒因 大行皇帝 駕取上賓 嗣皇帝入承大統

醇親王因傷痛過甚觸緒難禁乞 賜於全園等進 旨自當體念國恩度出至誠應如何酌量準情與至富之處著 醇親王所管各項差

使均予開除以節勞勩惟每年 東陵 西陵 行致祭時仍請 酌減宗人府酌開醇親王銜客行太常寺擬定于向章改進行禮之

處 豐請遵行至每月朔望暨元旦各節及 列聖 列后忌辰應行應請 奉先殿行禮恭恭敬收 聖眷等語 皇太后施行禮冊

大高殿等隨拜表仍照向例輪行禮冊恭進 兩宮 皇太后萬壽聖節及元旦各節可否令醇親王詣 兩宮 皇太后前行禮冊

爾隨班慶賀並請恭進 皇上升殿及 皇太后萬壽聖節均擬備冊冊隨班行禮之處候 旨定奪醇親王特從 大行皇帝十有三

年輪滿臣等稟奏多端益此後如遇 朝廷大政仍宜時時 顧問倘有條陳事件亦可于 兩宮 皇太后前呈遞以達忠忱至前蒙

恩賞義王隨侍昨經會 奏懇請撤銷紫已仰遵 俞允此時應如何 加恩之慶臣等未敢擅擬伏候 聖裁所有臣等會同禮仲由禮

合詞具奏伏乞 皇太后聖鑒 奏奉 旨已錄○喬松年片再據彰德道吳瀚稟據詳稱同知蕭珍申稟稱近年所屬祥符上汛十

五六堡大汛均內隘工迭出恐積 王將軍顯護佑借以化險為夷本年霜清時河復理臥掃疫隔不且 王將軍化身出現曾經

焚香默禱大瀆管塔外移埔即穩定在工之人咸謂非神力不能至此查 王將軍係前署祥符同知名仁壽嗣於六年任工濠際隨帶

落水奏請建立專祠嗣因該處險險迭著靈異及 奏請 勅封等語同治六年 楊曹各將軍保護清遠險經前河臣蘇

德魁奏請 勅加封號有欽今王將軍屢著靈異保護險工實能禦災捍患有功于民可否仰 皇上勅部議加封號 神聖而

順典清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祇遵謹奏奉 硃批禮部議奏欽此○頭品頂戴湖南總督臣李瀚章跪 奏為苗疆副將員缺緊要仍

加揀選實無合例堪補之員隨在現任恫將有留南兩省未擬副將員缺俟 題請之缺暫懸臣照例在于湖南有責任副將內詳

者矣豈但閱者乎如泰西各國亦皆風靡之地報館居多亦可見天下之人文多趨聚京師也故于欲中國之廣行翻報亦當自京師始是以不憚延友赴聘以求釀成風氣望都中之閱報者不致為倫敦如有見聞欲刊列於報者亦望友人之寄回本館酌酌代列斷不至置之過閣也

本館今專派友人請歸京師以擴充報館之舉是以乘此際結陳述略情以呈京師諸君覽本館創辦以來歷今四年雖設於上海而立意欲遍供天下之覽是以在遠近各省專設有分館分館二十餘所分托各通都大邑有採報之友十有餘人惟京師一處雖屬本館托友人而終慮不成故現在由上海專派友人前往本館之志大欲其前驅一舉於中土之無人不看惟慮不行也既如力小勢孤非如泰西各城每邑既皆有新聞採彼此可以互相匡輔而又慮深遠之難隔今在中國則惟有親派友人而已幸蒙遐邇 諸君之惠閱者月多 本館可藉以漸次擴大規模焉不勝盼甚

至英查有幼童難禁情形 ○ 據印郵局發現聞已到英京查看幼童在書院肄業情形英之與美孰為便德孰為精細細為此較豈出洋之童將有改赴英國之慮耶

英法海底電線火車路 ○ 前據英法對派之海軍藏於海底鐵道一火輪車路一事計其海面共測有六十里口謂世間至大至奇之第一工程現現尚未定局而先創設一小公司計用銀二十五萬兩充於法屬海岸挖二深洞以鑿地土之質性見其無所窒碍其海底土質亦相同不致有不能與築之患然後再創一小公司得銀五萬兩自開挖二洞計長十丈以鑿地土之質性見其無如底胎胎室之處則當再填股份創興六工也現在英法兩國留留機製造之人無不控土鑿視細為考究云此役若成則人皆可於海底安坐而游既病其黑暗又無慮乎風濤豈不美哉英法兩國之所以合意為此不惜重資者大約欲圖免海難或或有嘔吐之病耳然其有利必與不有長點也於此可見

驅賊人數 ○ 本埠 葉邑尊路考之期前已列報昨初一日為閩縣文童頭場各選 功令魚貫聽點計與考者共有三百八十餘名云

物犯身饒 ○ 正月十九日捕房辦上小竊王五于公堂係竊取木板一塊者是以 陳公因其甚細隨判枷示七日而 違關領事以為事雖細微然僅于樽盤恐不足以示儆意欲枷號一月嗣因中西會審官互相核奪始議定荷校十四日發歸捕房示眾計和至本月初二日滿限方準開釋不謂該犯於昨三十日竟在捕房患痢勢甚沉篤趕昇昇至仁濟醫館療治而事已無及旋聞身亡故昨早捕房即稟明於會審公堂 陳公以人命所關立即備文移會上海縣相驗矣訪患該賊身不腫被獲後即押解在捕房亦各由自取屢不足惜惟不先不發正當釋放之期而便自殞命豈亦有定數於其間乎使當時從 陳公之新僅拘七日則賊或可捕得死於罪下亦未可知也雖然該賊既已患病而垂危則似宜早為稟報憲官發落亦捕房之慎重民命且為功德事也如必待事不可為而始請醫生施救雖有扁鵲其能奏功乎

認領追款 ○ 昨有民婦朱金氏具稟公堂控華氏婦負欠洋銀十五元歷久不還即請追繳等語 陳公訊之華氏則稱此十五元係朱金氏當日與我同至小東門賭博床帳等件嘆為幫同狡案之用願數月以來所獲銀項均為朱金氏收去我是不願相助為理意欲謝絕而該婦反將我兒子鎖去以作牽掣之計嗣見我執意不從因憤恨於中節節控控 陳公聽供後深悉朱金氏狡詐的係開花烟館之伎倆故隨即嚴飭拜君華氏之夫投稟速具領狀將華氏及兇徒去不準再在烟館內充當狡賊至朱金氏所控之十五元既係賭博物件並非通欠應無尋究究而不遵斷當即移縣候訊蓋南北市各商俱以地方上烟館太多多疎關風俗為其憂於 道憲故也是原被告均遵斷而退

訊結欠租 ○ 前報有瘋顛婦朱氏結欠高易行房租銀一零昨由公堂飭差傳到該氏之戚蘇某到堂 陳公訊以前欠房租情形詳為曉諭嗣據蘇某供稱實係與蘇某男女親家未免客氣然刻下既蒙傳喚應如何對斷只視力所能行者無不恪遵遵諭也於是 陳公謂宋氏年已老邁且有瘋病并無子媳調護其得親息於人世者諒亦可計日而待也故以該所欠之租儘行寬繳以後則以一年為限其內我當傳知高易行之經手收斷得者為減價每月銀一兩祖遺若干汝子親友中勉為補助若尚不敷則由公堂恤給可也蘇某因亦遵諭而出聽審者俱行 陳公欣斷得善處之方也

斥退水手 ○ 前報列虹口鞋舖為水手多取皮鞋一雙店店主沈姓鳴捕轉解一案本據差捕稱訂於前禮拜五即上月念八日搥到水手面質乃屬審期該水手仍未投案是以 陳公轉商於 達副領事將沈姓釋放不意上月念九日該水手兩人乃自行投案備質會審而官以事屬細微且沈姓既已開釋免得再滋訟累故即將情節聲明斥去使即完案此亦息事之法也但嗣後各店

有此等交易亦須敦崇和睦勿致多生弊端也

運勸為婚 ○昨早有其校靈公堂喊冤 陳公飭令種嗣于晚堂提訊及至補詞後知其向在國廳里某妓館為對質已不願為伍而該妓館將其七歲之子及衣飾等物扣留要索不遺故特呈請究辦云云 陳公以運勸為婚專于例為風 道遠近正札飭各專官辦此事故 陳公囑于次提到妓館主再行面質判結

風俗奇異

○天下分爲五大洲最古之與往者則推亞細亞次則歐羅巴至南北亞米利堅洲歐人往開闢之亦不二百餘年耳其土人甚少且又俗內朴實其阿地拉海島之一洲亦為歐人所開土人最賤為傭者多至亞非利加洲則與歐洲及亞細亞洲從古已通交往矣惟亞非利加之人心性狡悍稟賦野蠻文學少政教故至今未離成感治云又亞非利加之北地地中海者已有稍為發興之國其南則多為英人所居統一中洲之風俗大約與前古相仿至今未見聲明文物之隆焉其所以不能隆者則以其地多屬有沙漠故歐人亦窮于開闢聯絡之術也今特派人馬架尼石至彼土名低加勤者查勘于去年四月登程途中歷五十八日地沙漠之地至彼聚落則見樹木茂盛土肥沃大可振興其君後迎使使者厚意勸導即欲其民四、餘人以伸敬賀之禮焉亞非利加又聞一國名阿白而納者其王每日必盛裝數多入鋪設於至官之輩道以壯威勢云又有美國人之至彼處者其君接見則握手而睡於其掌繼則從而拭之旋又睡於其面此亦為相見便厚之禮也其中又有數國凡親厚遠人以示其至為殷勤者則必令其妻子與客同寢此風則更奇矣豈以其人膚色如漆故爾憐待客耶因論五洲風俗而附譯之如此

孝牛

○放下屠刀即佛心具此懸悟爾憐從一朝而解十二牛為半生來鑄一大錯蓋以瞋目營心慈悲發現因有轉因牛而發者也漢陽郡城西門外有屠場向推其屠為故刀老手近因南越一老農家有黃特祭養七八年矣會產黃犢一頭閱時半載而角栗色野居然犧牲之上選也性極柔常依依母牛之側一蒙穢便即跳躍不已似有欣欣然喜不自勝之意以母牛食食三則則臥亦臥蓋不忍一割離母牛之際下焉去年臘月內黃犢以田功既畢卒歲無姿未免斗酒醉舞之樂乘然觸也圈中老母牛食食三則則年久力衰將來東郭春耕難期適用不如留童顏而黃母牛得此有狀可以壯迎年之色矣遂剪鬚而至農人之場隨賣後將欲殺而作礎上肉適意枯夫母所在昂首哀鳴狂奔揚蹄而四圍觀者不見母牛之首跡不覺潸然涕下膝屈於屠夫之前作搖尾乞憐狀以救母牛之生也者屠會其意方欲導入後廄俾與母牛之養就就死也陰有感動急率母牛而至查估嘗見距躍不已似有幸生之意因捨之遂為母子如初房乃慨然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只毛角爾一墮迴輪有何區別而猶以牛刀為小試耶遂棄利刃於池中而自棄兩牛放生於臨元寺俾作佛門披毛戴角之高足弟子則業林即執犢為呼屠亦惡人也哉

侯傅德妻

○夫不德至傅紅語之妻女亦多閒諍綠草之怨我鐵隔前天釋教之愚人怒而佛地身匪如來金粟茹茶何免輪迴心同王德蓮花翠蕊琴瑟百年誰恨片語為嫌此天下有情人所代為傷痛者也如南園一團團遊某妻要一專則有可異也趙小儀妻之子生來佛道茹荼終年念珠結縛本願效壽男之錫宿樂此鐵魚未嘗棄酸女之慧聯心計者何然嘗嘗有室強進嫌灼之相執爭為憐情竟致室家之破局偶然隨命遂終良緣此固其天之所為幼子計而趙某不及將聯心計者何然嘗贈姻之始女家素知婿懷才不樂凡應先言戒戒之有時則不可完之相許則以時日為期以望歸掃莫獲紅雲見賞詞之迫切詎果書來因作答以周旋備言更甚連篇疊語兩端著居上之心一染草雲即據掌水人之辱聲痛莫測紅雲空想無我相無入相無眾生相惟彼天壤王耶是大明聖是無上咒是無等咒嗚呼芳年弱質固欠孝子之職良依膝下法難斷厥脫之命念生來空失其負兩分且肩練且謝子再世鍊黃圓于茶香香昭昭隨地能化做鬼大使續情耿耿恨月夕下老人怨淚未涸凍涼白髮從容潮無信允同梅鴛海業自然鴻雁離離期某日某日如驚鴻呼局中人奇如此旁觀者能無慨乎自來好合既歌且有河魁之怨即此舉強偶託能無溝渠之悲况夫方面地在虛空異端宜先慎乎南無只存煩惱大意悲要在家庭孝親觀即是升天合兩允稱成德伏願方心自警欲天地大生之靈念暫除今至國團之念為看數眼完聚果玉成本是前緣結速以變合眷福夙願並袪附離之什以答雄雉之章則鴻鵠余腹鳳凰爾效是亦天下之至美事也爰書數語以達真誠

鄉村社禁司婆鏡說

○讀正月十日申報中有鄉村社禁司婆 條此真大快事也惟浦東司婆一處真過於此統計用喃全縣有三八十餘隻香臺之多箇 金邑草下車之始首懲此等凡一牌各鎮搜出之寸神只佛堆積上地豈不可勝計大約皆害人物也爾即付之一炬烈燄隨天劈出之聲震聞遠邇以此巫風漸滅不敢復作其惡矣然弟能禁之子一時不能禁之于終久者大抵世

